



羅元輔

54.4.3生

台灣省宜蘭縣人

大學畢業

■現職／

雜誌社文字編輯

獨居

散文組第三名 羅元輔

陽光穿越浮腫的雲，穿越廣袤得令人懷疑其存在的天空，穿越高樓大廈的頸腰，穿越公共汽車的窗玻璃，映在十字路口的斑馬線上，累極了，在這樣遙遠的旅程後，躺在那裡，大馬路上，衆目睽睽下；連續交叉的褲管劃過，群擁的布鞋、皮鞋、高跟鞋、涼鞋大大方方地踏過，連影子也不留下；影子跟隨鞋子，鞋子運載褲管，褲管驅策雙腿交叉，雙腿支撐上身，上身頂着無表情富表情的臉的頭；頭，頭裡面或者智慧、愛情，或者住着上帝、十九世紀，但都未知得近乎透明，如果的確有，那麼左右上下是他們現在共同的語言；語言周圍是紅綠燈、商店、下班放學遊蕩趕路的人群與車輛，有些車燈醒了，霓虹燈也提早醒來，路燈倒還沈睡；唯獨噪音始終存在，沒人知道它是醒或睡、男或女、老或少、生或死，儘是自隔街傳來，自更遠的高架公路，自更遠更遠的山際，自雲、自地平線、自世界彼端地球的另一面，沒有人知道。

順着時間的規律進行，接下來便是黃昏了，但我不期然湧現清晨的意象，因此，現在是清晨，一天的開始。遵守造物秩序的人們或許要對我抗議，但是，現在是清晨，我不打算說抱歉。

現在是清晨，日日夜夜戴着手錶而不關懷時間的人們，驚嘆既來的生活又將展開。

每天，世界這樣開始。世界因忙碌而存在，因存在而忙碌，我們的生活在忙碌與存在的辯證中進行；我們的臉像一面鐘，耳朵像一對鬧鐘，背脊像裝設了發條，且不忘在手腕上戴上手錶；於是，記憶成了長長的備忘錄，若將每人的腦殼剝開，就呈現一份份時間表，足以開盛大的博覽會：午餐、打球、電影、畫展、上課、生意、約會、買菜……七點、

九點半、四點、十點，許多點，許多生活的關節，許多時間的站牌，許多情誼的巴士，將我們載往特定時空，接受自己而未必自願的安排。按照社會學的解释，這是體制脈絡中秩序的產物，一切在軌道上運行，即使是天災人禍，也在天災人禍的軌道上運行，無需驚奇得將嘴巴扭曲成特殊形狀。套用電影的觀點，這是許多連續畫面的加速播放，視覺暫留效果與人類自娛自愚的行動——這解釋倒頗差強人意，我站在窗前俯瞰，玻璃儼然成了大螢幕，於是我拉上布幕，享受拒絕低品質節目的權利。

我拉上窗簾，暫時將世界關在外面，支持這個動機的心理背景並非憤世嫉俗，只是想要重享一天真正的自由。為了追求自由而百受約束的生活已經夠長，長得讓我們麻痺、毫不警覺，當然也不知放慢腳步仔細思考；即使有幸靜下心來想想，終又在外力催促下打消「歪念」，繼續投入物質或精神的爭逐。因此，很少有正常人能一整天不出門，多數人出門工作，與自己的衣食生活鬥爭；學生們出門上學，為自己的未知遠景構圖；退休的老人出門散步，將自己曝露在世界面前，以任何相關或無干的事物將空白填補，且證明自己依舊存在。每個出門的人大概都找得到一個理由，因為那理由實在好找，而閉門索居這般單純的事，反倒難讓社會認可其正當性。無奈資訊密集的工商社會裡，互動交流的頻率繁複如許，竟使我們無法肯定個人單獨生活的可行性，且能不假思索而將之否定，為其貼上一個避世孤僻的標籤。幸好社會大眾傾向冷漠，如我這般在家獨居一天，即有好事的新聞記者披露，也不致引為熱門話題，而我可享受其後的清閒。

過團體生活是必須，獨居何嘗不是？與人溝通協調很不容易，學習面對自己、與自己對談又何嘗簡單？獨居是藝術，若不輕易將生活表象化，則獨居是一部場景簡單的電影，自編自導自演自賞，儘可將涉獵的鏡頭自我投射，由各角度反覆審視自己。這部電影的片名不妨就叫「創世紀」，在一個有限世界裡，秩序重新創造，獨居者就是造物主，對一切事物具有再定義與全然的支配力。如果願意，連手錶也可以自由調整，喜歡現在是十二點，現在就是十二點，就過想在十二點過的生活。人類發展史是一部創造、累積、再創造的歷史，卻也是不斷無形壓抑創造、埋葬異念的歷史。發展模式使生活有了既襲的憑藉，於是安於生活、追尋既定價值便像流行性感冒傳染給同世代每個人，循而遺傳於後世子裔。大家逐漸讓發明創造的神經萎縮，而後告訴自己：我沒有創造的天賦。將一切創造的可能性與權利全盤過讓給少數被戴上發明桂冠的人們獨享，這就是偶像與英雄奇蹟出現的真諦！因為大部份人都容易滿足，少數不安於現狀的心靈便超越了這時代，而人們簇擁着在後面走，走向別人腦海中的新世界，但這世界何嘗是新的？何嘗是別人的？這世界其實是自己的。着眼於此，我嘗試建立自己獨居的哲學體系，且以行動來驗證。

個人閉門索居，日子照樣是要過的。投入例行社交生活必須勞動，在家裡待着也不就是過舒服日子，相反的，這需要巧心安排與耐心執行，否則獨自悶在家裡，着實與坐牢關禁閉無異。在行動上，獨居往往存在着清閒與勞動的辯證。想要安安穩穩閒坐涼椅上，可以；想要舒舒服泰躺在地毯上，可以；但品嚐這些有閒階級的滋味後，民生問題就來拜訪。肚子餓、想吃飯，媽媽不在，老婆出門了，少不了親自與鍋鏟辯論一番；流汗、洗澡、換衣褲，如果有責任感，也得替衣服褲子洗澡；桌面沾滿塵埃、碗盤油膩，窗戶購得可以，追求清閒的心又如何能自我陶醉？於是，觀察力越敏銳，獨

居越成為治理家務的過程，這也許就是家庭主婦安於數千年大男人主義的原因所在，一個廚房、一個廁所、再加上客廳、臥室，足夠忙上大半天，流兩大碗公的汗水了！這樣女人還能想到爭民主論自由那些非茶非飯的事嗎？如此推斷下來，家，這個生活的共同體，想必是男人發明的吧！

其實獨居在家，好比桃花源裡只有一個人，仿如開天闢地，宇宙洪荒之初，獨居者儼然是人類始祖的始祖，哪裡還用得着性別、姓氏、身分證號碼、國籍這些添加物呢！獨居時，社會生活的成文規定一一瓦解，男女之別自然打破，禮儀規範自然失蹤，法律重新審定，心跳重新設置，連語言文字也可以再做一套，反正是自己用嘛！不必在乎別人的懂不懂、溝不溝通。不過，想達到這種自我解放與超越的地步，着實不容易，且相當程度上像是自找麻煩。退而求其次，若想着省力氣，獨居時不妨就幹些一般休閒與消遣：左手和右手下棋啦！弄皺報紙啦！消耗食物啦！睡覺做夢啦！……若甘願降格到這個層次，那麼可幹的事就多了。每當墮落至此，我心中油然而生「家庭主夫」的構想；前面說的「打破男女之別」，無異是種高攀的理想，不如家庭主夫來得貼切。

家庭主婦的風潮已臻爛熟期，雖然向傳統保守力量挑戰並非易事，而家庭主夫的概念方興未艾，以哲學立場而言，這甚至可擴充為新男性主義，其體系架構有賴更多的破壞與建設。純粹以人的立場來看，家庭主婦與家庭主夫都該摒棄家庭包袱，視作獨立生存的一個人；但既然有了男女結合法律婚姻等契約存在，家庭便成為孫悟空額上的金箍，一想擺脫，就有人如唐三藏般唸起靈咒，教你大傷腦筋。因此，駝鳥式地幻想家庭的不存在，未嘗不是一個辦法。在這樣的自我制約下，主夫無異於主婦，熨衣服、洗襪子、擦桌椅、疊棉被，此等勞力事件便可成為生活消遣，進而提昇為藝術化的享受。一投足、一舉手，撫觸盡是自己的身影與過往形跡，重新與他們認識攀談，感覺上是親切而饒富情趣的。雖然無法知悉西蒙波娃與沙特同居生活的細節，但其大抵仍秉持男女共同生活的基本模式，只是相互關係的定義與認知上與既裝有別。前人已想到改變男女待遇，後生如我對此亦頗感興趣，家庭主夫的概念不止於男內女外，它該有更充實的生命的內涵，看來若想在獨居期間建立新男性主義，還得很长一段時間才行。

索性放下這些問題，教他們遠足去吧！出門活動是為了對自己的懶惰鬥爭，獨居時則不可忘記對雜念鬥爭。心中雜念紛紛，簡直是對獨居的侮辱！理應拈出佛家靜坐功夫，作一番心理衛生才是。因此不如泡杯清茶，靜靜享受吞雲吐霧的樂趣。

菸草與茶葉，這兩種植物對人類的貢獻至大，對獨居的我更是絕對必需品。藤椅一張，閒書一冊，外加清茶一杯，香煙一枝，足可消磨浮生半日。品茗的費事周章在此便省略，我還不到花甲之年，自然沒有慢煮緩品的韌勁。陶杯裡茶葉一放，熱水下沖，氣味出巡時，這清幽聖品便可直沁丹田。至於香煙，往昔也是正當的消遣恩物，近年來拒抽二手煙運動風起雲湧，抽煙者每遭刮目相看，連在外面抽煙也有三分顧忌。支持拒抽二手煙運動者，倡言煙味刺鼻難受，且相信其對健康危害鉅大；科學家也說香煙是致癌的導火線，一談到生命問題，尤其是切身生命問題，大家就嚴肅得把臉拉長。其實抽煙如怡的我也是拒抽二手煙的，因此我願意靜坐在藤椅上，點上一枝煙，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抽煙有害，這在現階段可能已是不爭之實，但是否就能禁止呢？恐怕不容易。誠如汽車排放廢氣、工廠排放黑煙，難道有人因而倡導「拒乘汽車運動」或「工廠全面停工運動」嗎？沒有。只因那些受害者也是工業文明的直接受益人，因此，不抽煙者對癮君子的排斥乃至敵視不完全是公平的。人類歷史，從另一角度來看，近乎是發現問題、製造問題、解決問題、問題反覆循環的歷史。重點應是是想辦法改善香煙品質，而非直接訴諸否定與摒斥。

這麼吐煙、啜茶、看書、沈思，隨着時間流逝，也會有莫名的孤獨感。獨居者喜愛孤獨，也害怕孤獨；獨處時能遠離世物、思索反省，卻也同時失去反省的參考，容易流於空洞落寞。孤寂至深，白晝也如夜闌般森冷無息，這時渴欲聽到外界音訊，心想：爸爸媽媽、兄弟姊妹、同學親戚、乃至仇家牌搭，他們在做些什麼呢？生或死？快樂或苦悶？這種寂寥沉味頗似學期結束後回到校園散步，平日的囂嚷頓時無跡可尋，真有遠遠被遺棄的惆悵；逐漸逐漸沈入死亡幻想，想到一切可能意外的來臨，想到死後世界，沒有了自己的世界該會是怎樣一個狀態？意識型態的爭戰仍否持續？兒童樂園仍否開放？草木花朵仍否生長？時節風水仍否運轉不息？那些過往時空如今何處藏匿？靈魂能否超越物質於瀚寰大氣中翱翔？……哦，思之又思，多想跨出一步，一步即有生生不息的萬千世界，那迷人豐富的存在——

醒來時才發覺自己睡着了。重想起先前的疑慮，不免對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奇蹟大惑不解。當真不出門便能飽覽天下嗎？恐怕仍需旁人的通風報信。秀才時代電視報紙尚未出生，電視報紙的時代也難出現萬事通的秀才，一切事物以表象呈現，即使能知天下事的秀才，也僅止於知天下事的標題，何況是獨居而不才的我呢！想到這裡，不免心生惶恐，恐懼落後，恐懼世界老了一天後便如陌路，真想到街上大喊三聲「我還活着」！